

馮爾康 著

清史史料學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清史史料學

馮爾康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清史史料學／馮爾康著 初版 臺北市
：臺灣商務，1993[民82]
面：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05-0789-6(平裝)

1 中國·史料·清(1644-1912)

650

82007161

清史史料學

定價新臺幣四二〇元

著者 馮爾康

責任編輯 雷成敏

封面設計 王文驥

校對者 余芝光 楊俊峯

發行人 張連生

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088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11-6118

傳真：(02)2311-7174

郵政劃撥：(00)0001651號

出版事業：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登記證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先人走過的歷程，留給後人以經驗，以啓示，因此了解先人的歷史，是人類的本能願望。但是歷史是已經消逝的事物，不會重演，也不能真正復原，所謂再現歷史，是藝術的誇張，乃是可能真正做到的。後人認識歷史，靠傳承下來的先人社會生產、社會生活方式和傳統意識，靠先人的遺物、遺蹟，還靠歷史文獻。其中文獻最重要，因為它提供反映古人生活的資料，使後人可以加工這些素材，去做歷史復原工作。資料越豐富，復原工作就會做得好一些，會一步步接近真實。歷史文獻是歷史的見證，研究歷史文獻的史料學是歷史學的最主要的輔助學科。沒有歷史資料便不能說明歷史，沒有史料學便沒有歷史研究，也就沒有歷史學。

我研究歷史，與多數同行一樣，一貫傾注於史料的蒐集，每讀一書，不僅摘錄它記敘的歷史事件、人物、制度的材料，往往還對該書寫一篇文章不多的札記。我的初衷倒不是要搞史料學或文獻學，而是依據利用歷史資料應對資料的保存形式有所了解的要求進行的。及至史書讀得多了，一點，札記也寫得不很少了，同時我在清代史教學過程中，深知年輕學子占有史料的願望和困難，遂在八〇年代初期萌生撰著清史史料學的念頭，一九八四年寫出《清史史料學初稿》一書，承南開大學出

版社於一九八六年二月出版。

我爲什麼把它稱作「初稿」，有多種原因：一是我把清史文獻當作史料學來研究，還做得很不深入；二是只寫了鴉片戰爭以前的清史材料，此後的清史史料基本沒有涉及，很難構成爲有清一代的史料學；三是臺灣學術界對清史史料的整理、出版和研究狀況，雖我很想了解，但有於條件，所知甚少；四是對外國人著作和收藏的我國清史資料的信息，我也是很閉塞的，掌握的知識極可憐。這些原因，使我把這本小書當作未定稿來出版，並表示我有進一步研究和修訂的志向。拙作出版以後，雖然我的研究範圍遠不限於清代史，也不祇讀與清史有關的歷史文獻，但我仍然留心於清代史料學，這樣日積月累，有了一些新認識。對於原書是本「初稿」，始終有不安的心情，今得南開大學出版社同意，授與臺灣商務印書館在臺灣出版，乃作較大的改動，擴張內容，以完成清史史料學的研究，定名爲《清史史料學》。

這次寫作與初稿不同的地方在於：

(1)對清史文獻在一些方面有了新見解，如學術界對清代史料文獻的匯編、摘編，本世紀，特別是近三十年有了人的發展，比清朝人的成就高得多，這是我近年才知道的。又如族譜的興修、史料價值及清人的有關理論探討，我於近年作了進一步的調查和研究，益知譜牒史料的重要性。我把這些新認識都寫了進來。

(2)對「初稿」的結構作了局部的調整，增加章節，如海外清史文獻的介紹，由原來的一節變爲一章，使原書從十二章增爲十三章；同時增加《地方政書》、《文編中的史料》兩節；有些節的內

容擴大了，內部結構、子目、標題相應作了修訂，如原書〈宗譜體例〉一節，改為〈修譜理論的總結和宗譜體例〉，〈類書史料〉易題為〈類書和史料摘編〉。

(3) 增大信息量，盡可能地把圖書整理出版最新消息告訴讀者。凡「初稿」一九八四年夏天脫稿以後清代史料出版的信息，盡所知予以說明，如介紹文獻版本，力求以新版為尚。附錄二〈清代檔案史料書刊目錄〉原作至一九八四年，現改為一九九一年。當然，圖書版權頁標注的出版年代，與讀者實際見書，往往有不小的時間差距，少則幾個月，多則一、二年，所以我雖以一九九一年為限，但標注一九九一年版的書有很多尚未見到，只好缺漏了。又爲了讀者檢索本書介紹的文獻的方便，製作〈書名及著者筆畫索引〉。其實我爲「初稿」就做過這件事（那是簡體字筆畫索引，此次是繁體字筆畫），原出版者南開大學出版社因增加成本、賠本太多未能鏤刻，這次如我所願，增補上了。

(4) 增寫臺灣學術界和出版界對清史史料文獻整理、出版和研究的概況。我到南開大學圖書館庫本書庫作了瀏覽，將其所藏臺灣出版物的有關內容寫進書中。臺灣政治大學王壽南教授惠贈臺灣出版、收藏信息專著，給了我很大的方便。平時我也留心於臺灣的學術動態，因而多少改變「初稿」對臺灣清史史料研究介紹甚少的疏漏。

(5) 增加對鴉片戰爭以後清史史料的說明。我的淺薄的清代後期知識，使我不能把握這個時期史料的特點，從而作不出有系統的交待，但是我有意識地加強這一方面的敘述，如對大陸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臺灣印行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以及其他近代史文獻叢書，不惜篇幅地予

以介紹，目的即在於此。

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拙作，仍然是很不完善的，我也深知在對海外文獻，對滿文、藏文、蒙古文史料的說明上還不像樣子，但基於上述五個方面的改進，遂大膽地取消「初稿」二字，徑直名之曰《清史史料學》，不過我依然期待方家的賜教。

我是在去年蒐集好資料之後，原想用今年一月份一個月的時間改寫完畢，於是日夜操筆不輟，誰知加工量之大超出預料，寫是在這期間寫好了，但是謄清和製作（書名及著者筆畫索引）卻占用了二月的上半月。本月初我和家人到深圳團聚過春節，由於我不知節制地爬格子，累得她們陪著我緊張，心中歉然。書此以別作一種紀念。

本書提到的學者，不論是清朝人，近代人，以及健在者，一律直稱名諱，未書敬語，這是為寫作方便，並非缺乏敬意，尚乞學者諒宥。

最後我要表示對常建華、杜家驥、王壽南諸位教授及所有給我改訂本書以幫助的友人的謝忱，並感謝家人的支持。

著者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四日於深圳

目錄

目次

自序	一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清代歷史地位和加強清史研究的意義	一
第二節 歷史研究必須詳細地占有資料	四
第三節 清朝修史制度、私人著述與史料之豐富	八
第四節 清史史料學的任務	二二
第五節 本書寫作目的、內容和敘述方法	二九
第二章 編年體、紀傳體清代通史史料	三三
第一節 清歷朝起居注	三四
第二節 清代歷朝實錄	四一
第三節 東華錄	五二
第四節 清史稿	五六

第五節	其他編年體、紀傳體有關清史的史料	七
附	民國初年清代編年體史書	七四
第三章	政書類史料	七七
第一節	通制類的清三通、清會典	七九
第二節	銓選與科舉類史料	八八
第三節	軍機處和軍政類史料	九一
第四節	法律類史料	九五
第五節	財政類史料	〇〇
第六節	禮制類史料	〇五
第七節	詔令奏議類政書史料	〇九
第八節	地方政書	一七
第九節	關於政書的工具書	一一
第四章	檔案史料	二七
第一節	內閣大庫檔案史料的發現和「一史館」對清代檔案的搜集、保管	二九
第二節	「一史館」檔案的史料價值及整理	三四
第三節	「一史館」以外的清代檔案史料	五一
第四節	檔案史料的利用方法	六四

第五章	地方史志史料	一六九
第一節	地方史志的名稱和種類	一六九
第二節	清代地方史志的修纂	一七二
第二節	方志體裁	一八二
第四節	方志的史料價值	一八六
第五節	方志的收藏和利用	一九〇
第六節	清人邊疆史地著述	一九八
第六章	文集史料	二〇七
第一節	文集的撰著與體裁	二〇七
第二節	文集的史料價值	二一五
第三節	文編中的史料	二三八
第四節	文集的閱讀與利用	二六四
第七章	譜牒史料	二六九
第一節	現代學者開始重視譜牒史料	二六九
第二節	有關清史的宗譜的修纂	二七七
第三節	修譜理論的總結和宗譜體例	二八四
第四節	史料價值	二八九

第五節 家譜舉例	二九五
第六節 譜牒的利用	三〇二
附 家訓及其他有關載籍的史料	三〇七
第八章 傳記史料	三一三
第一節 人物傳記史料的體裁及修纂	三一三
第二節 關於清史的主要傳記圖書及其史料價值	三一八
第三節 傳記史料的利用	三二三
第四節 日記史料	三二七
第五節 書信史料	三四二
第九章 筆記資料	三四七
第一節 筆記體圖籍及其成爲史料學研究對象	三四七
第二節 清人筆記及其史料價值	三五二
第三節 筆記的出版、研究與利用	三六九
第十章 紀事本末體史料	三七七
第一節 方略和專題著作的史料	三七七
第二節 聖武記	三八八
第十一章 契據、語錄等文獻史料	三九一

第一節	契據文書史料	二九一
第二節	語錄和諺語史料	四〇一
第三節	詩話史料	四一一
第四節	詩詞、小說、書畫、戲曲及寶卷史料	四一六
第五節	關於清史的演義	四二六
第十二章	有關清史的類書、叢書和圖書目錄	四二九
第一節	類書和史料摘編	四二九
第二節	叢書史料	四四八
第三節	圖書目錄	四六一
第十三章	外國人記載和收藏的中國清史資料	四七一
第一節	朝鮮史籍中的清史資料	四七二
第二節	日本載籍中的清史資料	四七六
第三節	西方人著述中的清史資料	四七八
第四節	俄文著作中的清史資料	四八九
附錄一	清史專題史料基本書目	四九三
附錄二	清代檔案史料書目目錄	五二一
後記		五四七

新版後記	五四九
書名及著者筆畫索引	

第一章 緒論

什麼是清史史料學，於今尚無專論，自然談不到定論了。陳高華、陳志超等認為，史料學有兩類：「一類研究搜集、鑒別和運用史料的一般規律和方法，可稱為史料學通論；另一類研究某一歷史時期或一史學領域史料的來源、價值和利用，可稱為具體的史料學」^①。如按此分類，筆者的《清史史料學》自必屬於後一類型，是專門論述一個歷史時期的具體史料學的。但是，我以為「史料學通論」與「具體史料學」研究的問題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所以首先在本章討論史料學、特別是有關清史史料學的理論和實際問題。

第一節 清代歷史地位和加強清史研究的意義

清史，作為斷代史來講，始於清朝人關建立全國的統治，終於宣統為辛亥革命所推翻，歷經二

^①《中國古代史史料學·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一一二頁。

百六十八年。清朝入關以前，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統一滿洲及反對明朝的開國史，與清史有密不可分之關聯。溥儀在辛亥革命後，被馮玉祥驅逐出故宮以前的歷史，也同清史有關。我們說的清史，係指清朝對全國統治時期的歷史。倘若廣義言之，就需要包括在東北的開國時期和在故宮的小朝廷時期的歷史。因此清史史料學研究的時間範圍，亦應同清史的概念相一致。

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無論是從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歷史進程去觀察，或從同時代世界歷史的變化去分析，我們都可以發現清朝具有不同於以往各朝的特徵。

一、清朝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發展和鞏固的重要時期。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鞏固，經過了幾千年的歷程，各個朝代的歷史情況相異，對國家的統一、發展、鞏固所起的作用和貢獻也有不同。漢、唐、元、明、清五朝貢獻較多，作用較大，其中尤以清朝為著。它以少數民族統一全國，促進了中華各民族的融合，鞏固和增進了各民族經濟、文化的聯繫、發展、穩定與加強了對邊疆的統治，奠定了牢固的疆域，實現了我國進一步統一、發展和鞏固的歷史任務，至今仍為我國多民族大家庭棲息、建設的廣闊土壤。

二、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交替時期。如以鴉片戰爭為界標，清代可劃作前後兩個時期。在其前期，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已緩慢發展，地主階級及其國家對社會矛盾尚能作局部調整，仍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階段。但這時的西方有一些國家已完成資產階級革命，進行了產業革命，瘋狂地向外殖民，中國成了它們的侵略對象。只是前期的清朝政府，堅持與殖民主義者鬥爭，保持住了國家的獨立；清後期則日益腐朽，被侵略者的炮艦政策轟開了大門，逐

步淪爲半殖民地國家。這樣巨大的社會變化，決非偶然，說明整個清代中國封建制度已瀕於衰落時期。

三、清代是文化上有所成就的時期。清代在文學、哲學、史學、地理學、民族學、數學、天文學、建築學、醫藥學和古籍整理等方面都有新的成就，產生了大量的我們引爲民族驕傲的傳世之作，如曹雪芹的小說《紅樓夢》；也出現了諸如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著名的思想家。

李一氓說：「在史籍整理與歷史研究上，我以爲史應該著重清史」^②。這是很見地之論，處於中國古代和近代交替時期的清代史，距離今天只有八十多年的時間，它那個時代的一些物質的、精神的東西，仍然存在著或變形地存在著，還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我國現實生活。因此，研究這個時代對於理論和現實有著雙重意義：即不僅有利於說明中國的過去，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更有利於認識現實，改造現實。說得具體一點，就是：

第一、了解清代歷史上的成就，人民革命鬥爭的經驗，反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鬥爭及其失敗教訓，以提高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

第二、了解清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狀況和特點，以便批判和肅清現實生活中封建主義殘餘，改革不適應當代社會建設的上層建築。

第三、了解清代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風俗習慣，以便進一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進一步改變人

②李一氓：《再論古籍和古籍整理》，見《解放日報》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

民精神面貌，發展和樹立社會新風尚，建立高度文明的社會。

第四、了解清代民族關係和清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利進一步搞好我國民族大家庭的團結。

第五、了解清朝同世界各國關係史，以便從現狀和歷史兩方面實際出發，發展對外事務，以自立於世界之林。

第六、加強清史研究，也是建設科學的清朝斷代史的需要。在斷代史研究中，清史是新的部門，異常薄弱，空白點太多，同它的歷史地位極不相稱，需要加強建設。同時，後代、隔代為前代修史，是中國史學的良好傳統。關於清朝一代的歷史，大部頭的只有民國初期編纂的《清史稿》，但尚不足為一代信史，即此一端，可見加強清史研究的必要性了。

研究清史的理论意義和現實意義表明加強這門學科建設的迫切性，而歷史研究必先從整理史料著手，這就引出下面將要敘述的問題。

第二節 歷史研究必須詳細地占有資料

筆者認為詳細地、全面地占有歷史資料，在科學的思想指導下，分析材料，從中得出客觀事實所固有的結論，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科學的方法，而占有資料是這個方法的必要組成部分，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為什麼這樣說呢？

搜集資料是調查研究的方法，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方法。存在決定意識，人的認識來源於